

◎家庭纪事

三个椰子

□赵焕芳

三个椰子是邻居给老妈的，邻居家孩子休年假从广东带回来的。

过了两天，老妈打电话给我：“妞，我跟恁婶学会做椰汁鸡了，可好吃了，明天不是周六吗，你回来，啊？”

“恭喜我老妈掌厨大半辈子，终于学会做大菜了！可我这周回不去，单位要开‘创文’攻坚会……下周吧，椰子一时半会儿也放不坏……”我一一如往常跟她贫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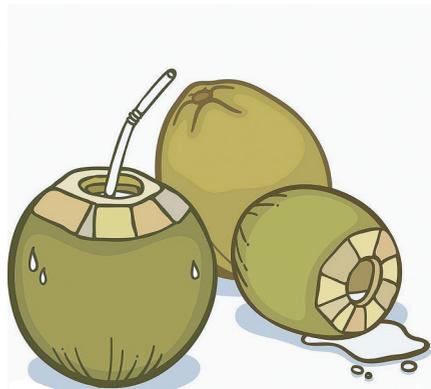
又是一个周末，正在单位忙得焦头烂额，电话又响了，是妈，“妞，啥时候回来啊，今天还是明天？”

“妈，下周吧，刚接到任务，说这周有领导要来调研。别老催了，忙着呢，我挂了！”没有给她机会追问，我便挂掉了电话。

又一周过去了，电话是老爸打来的，我问：“我妈呢？”老爸说：“老太婆旁边坐着呢，非让我给你打。那啥，这周回不回来啊？”

我知道老妈在赌气，她越来越像个孩子了。“现在全市都正‘创文’呢，单位临时性的工作太多了，我走不开。你们在家别忘了改善改善伙食。”

过了一周又一周。盼望着、盼望着，十九大的脚步近了，全国公安系统全体民警取消一切休假及法定节假日！这是警令，更是要无条件服从的工作。这次，我不知道要怎么给老妈



打这个电话了。

我知道，她不管别的，只关心她闺女这周能不能回家。

最后，我把电话打给了老爸，并祈祷老妈不要在场。给老爸汇报完工作情况，他说：“没事儿，忙你的吧，工作要紧。就是你妈前两天说椰子皮长斑了，不知道坏了没有。你妈念叨着呢，忙完就赶紧回来，啊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……”鼻头酸酸的，匆忙挂掉电话。

前一段连续阴雨天，苞米、豆子、花生陆续发芽，忙于工作的我未能家里出上一分力。但每次讲电话老妈好像从不担心她的苞米，只想着她闺女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，她好做个椰汁鸡，露一手。

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因为那样那样的工作，我还是没能回去。一天，姐姐突然打电话说她回来办点事，到漯河了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回家去。看

看手机，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，“姐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把手里的活加紧忙完。”

和姐一起到家，老妈正在厨房忙活着，给姐姐蒸她最喜欢吃的黑菜叶包子。看到姐姐身后的我，她愣了一下，拍拍自己的头：“我真是老糊涂了，今儿个星期几啊？还不到周末，你咋回来了！”“想你了呗，再不回来你都不认识我、不要我了！”我厚着脸皮凑上前去抱她。

这天夜里我住在家里，睡得很不踏实，想着手里的工作，脑子里混混沌沌的。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外面传来敲打东西的声音，没几下就听我妈说：“不会小点声啊，让她多睡会儿，拿到外面砍去！”

隐约还有敲打的声音传来，再也睡不着。伸伸懒腰，走出客厅，看到老爸在大门口和三个椰子较着劲，旁边摆满了刀子、斧子、铁锤、锥子等工具。椰子因为存放太长时间，原本青色坚硬的外壳变成了褐色的。

三个椰子剥了一个多小时，使出全身力气剥椰子的老爸满头大汗，手也被划了一道口子。他弄好椰子，站起来拿盆倒椰汁的时候，背都挺不直了，佝偻着走向厨房。在我不知道的日子里渐渐老去了……

爸妈都是60岁的人了，家里十余亩田地他们还不愿意租给别人种，总是说自己还有力气。这三个椰子，两个多月的等待，是对我关于亲情最好的教育。

◎亲情无限

炒花生

□杨新伟

秋天到了，街上常见卖刚收获的生花生的小贩。看到这些，我就想起30年前我家炒花生情景，以及炒花生曾经给我带来的喜悦。

30年前，我哥在镇上上高中，半个月回家一次。每当他回家的日子，就是一家人团圆的时候，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刻。当时生活条件差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就炒花生，炒好的熟花生是我们的美食。炒花生有这样几个步骤：挖沙，选花生，炒花生，过筛。我的任务是挖沙。

记得每逢我哥回家的那个周六，下午放学后，我就拿起铲子、盆子到村里干涸的池塘去挖沙。若是晴天还好说，用铲子把沙装进盆里就行了。如果是雨天，就有些麻烦，先要把表层的湿沙小心翼翼地刮去，然后再把露出的干沙挖进盆里。挖沙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一定挖最好、最干的沙，炒出最好的花生让哥哥吃。

接下来是选花生。母亲解开装花生的袋子，从里面挖出几碗干花生，把那些小的、干瘪的挑出来扔掉，剩下的全是籽粒饱满、个大金黄的好花生。父亲把沙倒进铁锅里，用炒菜勺把花生和沙混合均匀，然后开始炒。母亲在灶台烧火，父亲在锅边掌勺。炒花生是个技术活，火不能烧得太大或太小，烧太大，花生就会碳化变苦，烧太小，花生很难炒熟。掌勺的

要及时翻锅散热，不能让一个地方受热太多，也不能让一个地方受热太少，否则，花生要么半生不熟，要么熟过变味。在炒的过程中，父亲不时拿出一两个花生尝一尝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母亲经常对父亲说，孩子半个月才吃上一次，也没有其他好吃的，我们一定要把花生炒好，父亲连连点头。母亲烧火是那么用心，父亲翻勺是那么谨慎，生怕把花生炒坏了。这不是简单的炒花生，更倾注了父母对孩子的爱。

花生炒好了，父亲把锅里的沙子和花生一勺一勺盛出来，放在筛子里过筛。随着筛子的拉动，沙粒掉了下去，熟花生留了下来。父亲总是把花生过好几遍筛子，生怕沙子出不干净，被我们吃到。终于筛干净了，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熟花生放进筐子里，等着我们吃。看得出，父亲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就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。

吃过晚饭后，全家人坐在小桌旁

边，桌子中间就是熟花生，全家人一边吃着花生，一边说着话。父亲对哥哥说，在学校要认真学习，不要和别人比吃穿，而要比学习；有问题要及时问老师，不要留着；要尊敬老师，团结同学。母亲对哥哥说，自己一个人在外边，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，不要着凉感冒；要注意吃好，不要因为家里困难，就不好好吃饭。哥哥对父母说，自己在学校一定按他们说的做，让他们放心。并叮嘱父母：下地干活时间不要太长，凉快的时候再出门，不要顶着烈日干活。哥哥让我在家听父母的话，放学回家帮助父母干些家务，不要贪玩。我对哥哥说，让他在学校给我拿些报纸看，或一些有趣的故事书。父母亲不时挑些最大、最饱满的花生，摆在我哥哥面前，让我们吃。他们的眼神是那样慈祥，笑容是那样亲切，也许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一刻，一家团圆，其乐融融。对我们兄弟俩，又何尝不是呢？感受父母的关怀，体会家庭的温暖，我们在一起说着、吃着、笑着，总是到很晚才散。现在想起来：那时的花生吃起来真香，因为一家人团聚；那时的花生吃起来真甜，因为一家人幸福。

30年过去了，我和哥哥早已长大成人，每天都在为生计奔波。父母也老了，全家人很少有机会坐到一起，再来品尝那熟悉的炒花生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了炒花生情景，想起了全家人团聚的温馨、幸福。

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
邮箱: 13938039936@139.com

◎世相百态

遇见晓欢

□闫笑雯

初到登封，我和爸妈一行三人，下榻晓欢酒店。

说是酒店，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建的住房，在门楼上写上“XX酒店”四个字。住宿可以搞价，只要不太离谱，老板也乐意，赚一分是一分嘛。

“老板，住店嘞！”“好！”随着应声，一个羸弱小姑娘出现了。她是从吧台后边出来的，穿着粉红色夹克，牛仔裤配凉拖，一副悠闲又随意的样子。

都说本地人欺负外地人，如果你初到某地，一定要装出二分蛮横、四分不好惹，还有四分的文明礼貌来。这种混合元素纠缠在一起，外人很难弄清你的脾气，于是就会带着小心谨慎。就像两只河虾，初次见面，必然会将触须碰来碰去，在碰撞中促进和谐。人是高级动物，当然比河虾聪明很多，不用碰撞，言语中就能分辨是否能和平共处。

带着这样的惯性思维，我问：“住一晚多少钱？”她笑意盈盈道：“标准间120元，如果您住两个晚上，可以优惠20元。”我本来想说：“我不住来这里做什么？”但看小姑娘毫无闹摩擦的意思，故意瞬间消散。

办完手续，我和爸妈径直朝房间走去。不知是有意考验还是咋地，爸妈自进来都不咋说话，只在一边看着，偶尔说声“中”“可以”这样的话。

连绵秋雨，被子有些潮湿；电视机飘着雪花，嗡嗡作响。我对此有些不满，但小姑娘很快找来工具敲敲打打，一会儿工夫，电视机竟然清晰起来。小姑娘歉意地说“对不起”，让吃软不吃硬的我有些不好意思。

我和她攀谈起来。她说她叫晓欢，在福建上师范，诺，酒店名字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。她告诉我，由于父亲生病，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，她才从福建回来，和爷爷一起打理这小店生意。本来吧，生意也可以，但现在……小姑娘说不下去了。

我眼中闪过一丝怜悯。我问她，你父亲得的什么病？她没作声，稍后告诉我，医生说最好的结果是成植物人，需要长期照顾。说这话时，她很坦然，没有一丝怨言。她说：“这就是所谓命运吧，牢骚怨气都没有用，就需要宠辱不惊，像草木一样守着属于自己的安然或无常，唯有这点能够做到。”

我没敢再问下去。我知道问得再多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，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：好人一生平安。

两天后，我离开登封，也离开了晓欢酒店。我不知道下次来还能不能再遇见晓欢。人生路上，总有些意外在等着我们，改变我们的方向，让我们备受磨难和挫折。但同时也给我们坚硬的翅膀，让我们的心变得强大起来。只要人心是朝阳的，就一定是温暖的，只要人心是温暖的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、锯不倒的树。

想到这里，我给晓欢酒店挂了电话，告诉她202房间有个地方压了100元钱，请她务必收下。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，收音机里，韦唯的富含情感的歌声正在传来。

